

國民期刊匯編 第一輯

主編：楊周

萬象

八月號

第四年 · 第二期 ·

廣陵書社

萬象

八月號

第四年 第二期

匯刊第三十九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八月號

第四年 第二期

~~匯刊~~第三十九冊

廣 陵 書 社

源塞本拔要須淋治



治根

淋病及一切化膿症

阿爾巴基爾

驚嘆之殺
菌聖藥！

殺菌神速！正確！此乃化學元素製劑「阿爾巴基爾」所特有之偉大力量！因此凡患慢性淋疾，丹毒，中耳炎肺炎，扁桃腺炎，一切化膿性症肺炎，敗血等症，服「阿爾巴基爾」後，經腸胃吸收，與血液循環，即能化膿消炎止痛，局部自退，故在最短期內，即能安全神速而痊癒。

各大公司藥房均有出售

山之内製藥公司出品

上海西馬路二六三號。總代理處。



A.B.C.

CONFECTIONE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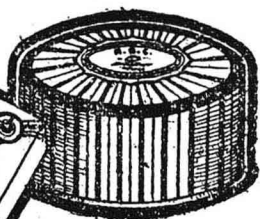


REGISTERED

請吃
愛皮西
糖果

品質高貴

美勝舶來



愛皮西糖果股份有限公司

可美德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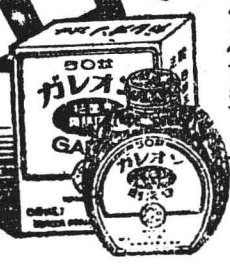


最新驚人發明
痢疾腸胃治劑

立刻安樂片

(適應症)

- 一、腸室扶斯
- 二、立止急慢性
- 三、胃氣胃痛
- 四、防痢止痢
- 五、健胃整腸
- 五、幫助消化
- 五、排除積食於
- 小兒最宜



黑田藥廠

九八六二一電話 號九八號州橋酒上

廣告



老歌

顏如玉

若素

衰老之預防，脂粉全無功用，蓋非治本之法也。服用若素，強身通便，可令如玉之顏不衰也。



八月號

第四年・第二期

目錄

存者兩人(歐戰紀聞).....

德炳(八)

夏侯杞(散文).....

康了齋(七)

老婦(小說).....

葉凌秋(三)

與龍握手(美國華僑生活特寫).....

幽素(三)

荒原(小說).....

曉芒(哭)

生活在火山島上(海外風光).....

雷焱(哭)

地震的故事(海外風光).....

俞良洪(哭)

心理學的實用(心理趣談).....

守素(七)

醜婦與時裝(時裝趣話).....

蘭厂(七)

劇作者他們(小說).....

李筑(六)

永遠之都羅馬(史地漫話).....

蘇茂(六)

荒野(長篇連載).....

師陀(五)

漢口通訊(通訊).....

金恪(九)

四十年前話四明(地方掌故).....

虛懷

慕慤(二六)

新錄鬼簿(新文壇漫話).....

陳時和(二五)

海濱(小說).....

平泉(三)

萬象廳

萬象讀者一致擁護

萬象廳

萬象讀者一致擁護





電話 20008
97200

夜座

音樂

晚宴

音樂

茶叙

音樂

午餐

音樂

北窗下(散文)

台涼(二二)

給鐵窗外的朋友(隨筆)

蘭予(二五)

花花世界(科學小品)

沈翊鵬(二七)

疫癘(醫學小品)

章祖燮(二四)

劇人生活素描(藝壇)

李宗善(二〇)

梁萍會見記(藝壇)

彭斯(二五)

關於馬戲(藝壇)

秋士(二三)

架·夜歸(散文)

坦克

語·船夫(散文)

阿湛

集·拾陽記(散文)

林莽

接吻考(長篇連載)

袁武(二一)

夕陽影裏訪丹山(遊記)

胡憨珠(二六)

晨(長篇連載)

羅洪(二六)

編輯室

補

獵奇趣味

(滄一)

綠窗絮語

(鄭逸梅)

世界名人幽默集

(幽素)

視死如歸

(鐸夫)

紅愁綠怨錄

(鄭逸梅)

索笑集

(湘靈)



都會交際中心

、 實欣你儘、麗富的完不說派氣

、 受享你由、滿美的盡不話應供

、 實欣你儘、麗富的完不說派氣

、 受享你由、滿美的盡不話應供

存者兩人

德炳

本書原名“Two Survived”，爲此次大戰後最著名之海洋實錄。原著者爲英國人該·皮亞士·鍾士。他以一種罕見的簡樸的筆調，毫無藻飾，絕不誇張地敘述兩個遇難者在大西洋上飄流七十日，卒以不放棄生望，奮鬥到底，而竟得生還的一個故事。這一類的小說，從來都是千篇一律地把主角寫成超人的英雄。在這裏却沒有此種人物，所有的祇是幾個有人性的常人而已。可是唯其如此，反能使讀者爲其所感動，接受其暗示而了解人類顧力之偉大不可思議。所以此書於一九四一年出版後，即傳誦一時，文藝界均予極高之評價。但以篇幅過長不合雜誌體裁，故特摘「讀者文摘」本節譯如下，向讀者們作一點小貢獻。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的晚上，一艘滿載煤斤預備運往南美洲的英籍貨船「盎格魯薩克遜號」(S. S. Anglo-Saxon)已駛離亞蘇士(Azores, 英地)五百哩，正沉着地向西南方破浪而前。當時天色如墨，低低的雲朵在半空中橫飛着。突然，密得像是一次一般的四次爆炸把船由頭到尾的震撼了。在四分之一個外有一個黑影正向着牠駛來，大砲的火光閃爍着。

剛襲者的第一排砲火便把所有在「盎格魯薩克遜號」右舷甲板上的人全數殺死了。跟着便是一陣鋼的和鉛的雹，在牠前後左右亂打。所有的救生艇已經着火焚燬，無線電天綫也給轟去了。

有兩個爬在船橋旁邊的人看見那隻中舢板(jolly boat，船上帶着的比救生艇稍大的小船)正給人放下，於是他們便攀了過去。牠到了水面時，有三個人由救生繩上滑了下來，不久又由下層甲板上跳下來兩個。



這隻舢板以僅僅幾吋的距離擦過大船尾部正在轉動的推進螺旋槳，而流到離開剝襲艦不到一百呎的海面。艇裏的人像被追的困獸一般伏在艇底，連呼吸也是冒險的了。「盎格魯薩克遜號」正熊熊地燒着，火光照紅了天和海。不久海面上有幾點隨波上下的星光，這便是大船上放出來的救生筏（新式的救生筏都有於着水後自動發光的裝置）。剝襲者立刻向着牠們射擊，不消片刻便消滅了。

探照燈的白色的手指在「盎格魯薩克遜號」上反覆摩娖着。砲火不停地向無線電報室轟擊，要使沒有一個活人可以由那裏發出電訊。最後牠的尾部突然向空中差不多垂直地豎起；當牠跟着船頭沉下去時，那艘剝襲艦已經向夜的黑幕裏駛去了。

「盎格魯薩克遜號」全體船員四十人中倖免於難的七個人在中舢板裏淒涼地度過了一夜，次日天明時他們所見的祇是茫無涯涘的天和海。

大副鄧尼 (C. B. Denny) 執行了司令職權後第一件事便是救護傷者。書記員皮爾訥 (R. H. Pilcher) 是傷得最嚴重的一個，彈片把他的左脚洞穿了。大副和三伙何克士 (Leslie Hawkey) 用海水把他那條血肉模糊的腿盡其可能地洗淨了，然後把他安置在艇頭的布篷下面躺着。

砲手潘尼 (Richard Penny) 的右臀部也被彈片打得重傷。廚夫助手摩根 (Leslie Morgan) 擦傷了右腳跟。水手塔司各 (R. Tapsott) 折了一隻門牙。還有一個名叫韋第可伯 (W. R. Widdicombe) 的水手則在放下中舢板時軋傷了右手。他們因陋就簡地把傷者裹紮了；所有做得動的人便動手厚清艇底積水，起了錨，豎起小桅，張了帆。然後他們便清點艇上所存給養：食物計有每罐六磅的熟羊肉三罐，船用餅乾三十二磅，煉乳十一罐。水箱裏祇有半箱的淡水——大約是四加倫。

大副定下了向西行駛的航綫，他知道這方面的陸地最近的地方也有三千呎的距離，但是風和水都不許他們向東方或南方走。於是他們便以這隻十餘呎長的小艇橫渡大西洋了。

這幾個人裏面，祇有皮爾訥在離船時帶得一點東西。他計有剃刀一把，煙絲一磅，煙斗一隻，海程及時間表格數張，和每日一句的聖經格言一本。他們把他逐頁撕下，朗誦一遍，然後捲煙吸食。大副把表格翻轉訂成一本航海日記。他在船舷上每日刻一刀痕以記日子。

他們於這天下午六點鐘作第一次聚餐：每人船用餅乾一塊。第一次進飲則舉行於次日黎明。大副規定每天的食料是每人半杓水，和着一點煉乳在裏面，和半塊餅乾，晨昏各一次。

他們連日進行得頗為順利，但是到星期日風力突減，艇子也失去了牠的航進速度而留滯不前了。他們整天在海上無目的地飄流着，強烈的太陽嚴酷地炙着他們的身體。他們因為水份蒸發過多，甚至在吃餅乾時，如果不先用水泡過便不能下咽了。

皮爾陀和摩根的痛楚在跟着時間的過去而增加着。他們的傷了的腳已經發腫，因此不得不把綑帶放寬。在解除時，腐肉的臭氣充滿全艇。

六點鐘時，大副分給了淡水，然後說：「星期日大饗。今天晚餐吃羊肉。」各人緊張地看着他開了罐頭，而以其半平均分享。他們小心地吃着，不肯胡亂吞下一口。吃肉是比飲水更高興的。

但是次日——和又次日——在這隻小艇裏面的人們遭受着可怕的苦難。火一般焚燒着的太陽是一種酷刑，而躲在布篷下面的人則簡直和在爐裏烘着一樣。他們現在是十分燥渴的了。因為不讓水份繼續蒸發，他們的毛孔全關閉了；他們的皮膚已變脆而裂開；涎的分泌也停止了。晨間的半杓淡水，給他們狂吞而下，簡直像是一張吸水紙上面的一滴水。健全的人把海水給傷者向身上澆，然後自己跨出艇外，在海裏浸着；一面留心把臉部露出水面，否則恐怕不能自持而狂飲海水了。他們的身體由毛孔吸收水份，津液回到他們的嘴裏，可是這種治標的辦法的效力是不能持久的。

在第七天的晚上，為振奮人心起見，大副發行了一種彩票。七個日子——由九月九日至十五日——被選定為他們遇救或到達陸地的日期。再把他們七個人的名字寫在紙片上，摺好放在皮爾陀的便帽裏，由廚夫搖彩。將來遇救後，得勝者可以儘量飲酒，由其他六人付鈔。

這種彩票獲得偉大的成功。這班人整日以啞啞的聲音喧嘩爭論，各自擁護自己抽得的日期，直到晚上還不停止。這種假定遇救日期的彩票，竟像是把事實確定了。

次日風強浪大，艇子輕快地駛着，不少海水打了進來。誰也不去管這些水，他們早已準備快樂地以濕透的身子度過這一夜了。他們以乾得發啞的喉音互相喜告，說這是在艇上睡的最後一覺，可是他們却不能睡。

皮爾喀已經失去理智；他的神經性的狂笑，高歌和辱罵整夜吵着，使他們闔不上眼。

到天亮時，他們議決以爲要挽救皮爾喀的生命，唯有將其傷足截去才有一線之望。但是他們僅有的利器是一柄斧頭——鈍而且發鏽——此外也沒有麻藥和消毒劑。

雖然已經十分孱弱，皮爾喀的神智這時業已恢復。他勇敢地接受了截足的建議，可是到實施的時候，連大副的強毅的神經也失敗了。

「睡下去吧，老孩子，」他說。「不久我們定必遇救，那時再找個正式醫生給你治療吧。」

皮爾喀軟弱地笑了笑，便闔上了眼。到他們把水遞給他時，他不肯喝，叫他們把牠給與比他更爲需要的人。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他死了，悄然地，安靜地。人們以懷疑的眼光互相望着。這樣快！這是不可能的呵！他們不知所措地在旁邊站着，給可畏的死亡的寂滅所震懾了。大副以簡短而低沉的命令佈置了他的後事。塔司各和三伙把屍體扛起，舉過船舷，然後輕輕地放進海裏。他們沒有裹屍的東西，也沒有可以使牠下沉的重物。他們目送牠隨波逐流而去，到牠出了視綫之外才喟然坐下。

到第十一天，大副突然患着某種內部的崩潰。病狀是嘔吐和抽搐。他的臉色如鉛而加上了許多痛苦的綹紋。他的皮膚，雖然爲太陽所曬炙，也變成無生命的死灰的顏色。他以模糊難辨的字寫了最後一段航海日記：「對於救生艇給養準備的建議：最低限度必須有淡水兩箱，和桃子，梨子和杏子等水果的罐頭。」

九月四日，大副已經衰弱到差不多不能動了。指揮的能力也早已失去。到正午的時候他們飲了最後的一點淡水。不久，艇子忽然搖擺起來，原來艇尾沒有人司舵。剛才握着舵柄的砲手潘尼已在艇後頭遠的海面俯伏着，施救是沒用的了。

再過了兩日，天還是這樣的一碧無雲，沒有一點雨意。而且像是有意使他們的災難達到極點似的，連舵子也給一個巨浪捲去了。他們祇得用一枝櫓來代了牠。

過了幾個悠長的小時後，大副用手臂把上身支持起來，由浮腫而褪了色的脣中吐出了微弱的聲音：「我要去了。誰跟我一道走。」

「我去。」三伙說。

大副把眼光向他們望着；他們一個個地搖著頭。然而他們的情感已經全部被這行將實現而必須目觀的慘劇所統制了。他們全瞪著眼向著那兩個自己判處死刑的人。

「等一等，」三伙說，幾乎是快樂的。「我要弄一點吃的和喝的。」他向海裏汲了一杓海水，貪婪地狂飲了。然後再吃了一塊用海水泡軟的餅乾。

大副脫下一隻戒指遞給韋第可伯。「把牠給——我媽——如果你能脫險，」他喘著氣說。「以後繼續向西。」

大副和三伙掙扎著跨過左舷。海中旬然有聲。……

現在還生存的三個人已經沒有可以維持生命的東西了——他們沒有淡水，而沒了淡水便連餅乾也成了不可吃的廢物了。摩根常是神智不清的，而塔司各和韋第可伯則因過於疲弱，每次司舵不到一小時便須休息了。但是他們却固執地保留著生命，把他們尚存的一點精力掙節地使用著。

後來有一天早上，摩根由艇頭他睡覺的地方爬了起來，以一種清晰而莊重的聲音說：「我想我還是上街喝杯酒吧。」他迅速地向前尾走，一直跨下海去。到他的身體浮出水面時已經給波浪打倒很遠的海面了。他並不掙扎，也不叫喊。塔司各和韋第可伯兩人凜然相顧。到現在，由「盎格魯薩克遜號」逃出的七個人中，他們兩人是僅存的碩果了。

近中午的時候，他們是燥渴得這樣慘厲，使塔司各不能再行捱受下去了。他喝了一點海水。立刻他便劇烈地嘔吐起來，以後便安靜地睡了很久。

韋第可伯的臟腑抽搐作劇痛，使他在艇底蜷縮著。他呻吟著隨處亂滾，雙手按著腹部，瘋狂地怒罵著。太陽過了子午綫後像蝸牛一般地慢慢往下移。痛苦也跟著熱度的漸退而減輕了。在可感謝的昏迷中，他們在艇裏躺著。到次日太陽升起時，他們知道又是一天了。艇子已經完全失了道。他在一個酷熱而潮濕的天下面，在一個油一般的海上飄著。世界上的一切都和艇裏兩人的氣息一同慢了下來了。

塔司各笨重地站了起來。「唉，鬼才能捱下去哪！」他說。「我要走了。你呢？」

韋第可伯輕輕地點了點頭。他跨下海裏，用手拉住艇旁的救生繩。塔司各跳了下去，可是却自動的浮在水面。冷的海水像是浸透了他，把他的死了的神經刺激得再行活動了。當他張眼看時，已經離開了艇子五六呎了。韋第可伯還是掛在救生繩下面。

「來呀！」塔司各叫著。韋第可伯像是聽不見似的。

「我們去吧！」塔司各說。韋第可伯依舊不動。

塔司各艱難地爬動起來，他意外地發覺自己還能游泳。他游到艇旁時說：「爲什麼你還不放手？」

韋第可伯把頭亂搖。

塔司各憤火中燒。韋第可伯真不够朋友！他也拉住了救生繩。

塔司各和韋第可伯兩人就這樣吊在繩子上爭論起來了。塔司各的性情是很固執的，既經下了決心，他便堅持着要走；可是他却不肯遺下韋第可伯而踽踽獨行。然而韋第可伯的心境却和他的相反；他的痛苦已成過去，海水的浸浴使他舒服了許多。

「你既然有游得這麼遠的力量，」他指出，「當然也可以再捱一點時候了。」

塔司各覺得這話很對，於是他便放棄了他的主張。他們以很大的努力回到艇上，然後爬到布篷底下；心裏像是和「生命」訂了新的租賃契約似的。

後來塔司各想得一個辦法。爲什麼不喝羅盤裏的酒精呢？他們把他倒在兩個煉乳罐裏，每人大約得到大半玻璃杯的份量。和在酒店裏舉杯相慶一樣，他們坐在座板上對飲。強烈的酒精割着他們枯燥的喉嚨，燒着他們空虛的臟腑；然而他也是流質呵！

漱下了幾口，他們便相對咧着嘴。災難和痛苦全忘記了。他們以一種怪異的喉音互相笑着，罵着；他們的走了樣的嘴巴像犛角的怪獸一般咧着。他們想起了各地著名的美酒。喝完了他們便倒下昏眠。自從離開了砲火下的大船以後，這回是第一次賴睡了。

天將亮時，隆隆焉的雷聲把他們震醒。不久布篷上必卜有聲。雨來了！鮮而且甜的淡水傾盆而下，不消片刻便把他們在座板間張着的一個帆布袋子注滿了。他們論罐的把雨水

往嘴裏灌，任牠由嘴角溢出，沿着下巴，胸膛直往下流；一面以獸類的聲音歡呼，狂叫。他們從來不會於飲食中得到過這樣大的快樂。他們灌滿了自己的胃，然後把帆布裏的水——大約六加侖——辱到水箱裏。

燥渴的痛苦消失了，他們才恢復了那已經失去多日的饑餓的感覺。他們把餅乾泡軟吃了。生命流返他們身體裏。他們雖然還很衰弱，然而形勢已經顯然大變。韋第可伯很是快樂。

「我知道我們能够捱得過去的，」他說。「在我們回到艇上來那個時候我便知道了。我們那回既然不能死，便可以證明我們是不會死的了。」

這天是九月十二，他們在艇上的第二十三天。

溫和的風一連吹了六天，而且在這六天裏他們也有充足的淡水。他們因倖免於渴死而極為快樂，甚至對着饑餓發笑了。他們搜羅了皮爾吃遺下的一點煙絲，每人吸了幾口。

可是現在似乎熱得比前更難受了，空氣也像更沉悶，更潮濕。中午直射着皮膚的光綫像燒紅了的針一般燒着，刺着。到九月十八日的上午，他們的水箱又現了底了。不過這回却沒有從前那麼壞，因為他們已經由經驗而學得一種捱苦的方法了。雨於二十日早上再下。他們和前回一樣狂飲和用帆布承儲。水箱辱滿了後，他們把六塊餅乾泡在雨水裏。雖然食糧已漸形缺乏，然而他們已經不食兩日了。

他們無疑地知道他們和最近的陸地之間，還隔着許多溼的大西洋海面。到九月二十四日，他們把最後的一點水倒進罐子裏。他們在餅乾箱裏摸索，得到的祇是一點碎片和屑末。現在他們是完全絕了水和食物了。此後的五個星期是一個悠長的噩夢。一天一天地在定型的饑餓，日光和海水中度過；這一切已經混成模糊不清的一片了。

雨來得相當頻，但是他們已經絕食了許多日了。後來有一天他們聽見帆上撲的一聲，跟着艇裏便是拍打的亂響。他們喜出望外地發現一條飛魚跳進艇上來了。塔司各拿皮爾吃的剃刀把牠切為兩段。他取了上截，韋第可伯取了尾部。他們把所有的魚鱗，眼睛，骨頭，和鰭翅通通吃光。

不久他們遇着一大灘海藻，而快樂地在裏面找到一種很小的蟹。此外還有一隻蝦和一些貝類。他們搜集了不少這些東西，可是要做幾小時的工作才够一頓吃。

在十月九日，天氣像鉛一般陰沉，他們望見離他們大半哩遠的海面有一艘大汽船正朝南而駛。他們在艇裏站了起來，搖着臂膀高叫。他們學着打訊號的樣子把木槳在空中揮舞，把大副的哨子吹到氣也幾乎絕了。汽船却沉着地走了。

塔司各和韋第可伯頽然倒在座板上，精力完全耗盡了。他們的心臟跳得像要爆裂一般；他們的肺已經膨漲而他們更於哽咽時吞下大量的空氣。

四日後，他們在深夜給風的怒號和艇子狂亂的顛播驚醒了。當時波浪很大，但是艇子却似乎漸漸失去牠的浮性。韋第可伯開了電筒。在微弱的光綫中，他們看見艇裏已經滿了海水，水面離座板不過幾寸。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如山的巨浪由艇舷直倒進來。塔司各和韋第可伯各擔了一個小桶和一個罐子，便動手拚命地屏。這夜是一個無窮的恐怖。

晨曦把鉛一般的天色沖淡了。強急的旋風像箭一般刺痛了他們的肌膚。他們須合兩人之力才把持得住那枝作舵用的槓。前面是怒號着，翻滾着的風和水的一個大混沌。他們和風暴苦鬥了一日二夜。睡眠是不成問題的。他們把筋疲力竭而濕漉漉的身體縮在艇尾的帆布裏面抖戰。

第二天風吹得更沉着。艇子夾在四十呎高的大浪裏面，給趕得飛快。

「無論如何，」韋第可伯說，「我們是省了時間了。」

次月初昇的太陽顯露了一個不平靜的海，但是已經是沒有危險的了。他們癱在座板上相顧苦笑；又度過一個大險了。

在颶風之後，海面飄來的東西極為稀少。他們餓得發昏，竟把自己身上的枯皮撕下來吃。他們把皮爾啞的人造皮的煙絲包撕碎了放在嘴裏嚼。他們現在已經患着嚴重的神經昏亂症，常以互相辱罵而求取一種乖戾的救濟。

以後的一個星期簡直是一張空白的紙。後來有一天晚上塔司各聽得像是有一條魚跳進艇裏的聲音。到東方露出曙微的晨光時，他已經在艇底亂找了。

「我找到牠了！」他說。韋第可伯默然不語。